

方磊艺文集

散文随笔之一

知音零落

方磊 著



方磊艺文集·散文随笔之一

知音零落
——题

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

我与母亲于兴庆湖畔

1967年秋与母亲于兴庆湖畔

题记

年来亲友凋零尽
惟有江山是旧知

——放翁句

序一

大器晚成话方磊

李若冰

算起来，我和方磊结识已有30年了。

记得，那是七十年代初，文革的阴云还没有过去，我蜗居在小南门外的一间简易楼房里，等候发落。这天，突然走进一个个儿不高、面目清秀的书生模样的人，开口便说“我叫方磊！”噢，我明白了，这是我女儿小英最要好的中学同学方英的大哥，我经常听她们说起他。方磊给我递过来一本装订得齐整的尚未发表过的《纪游诗稿》，我感到诧异，这位青年不避讳我们这些被冠于“黑作家”头衔的人，竟然敢前来找我，可见他并不把我看成是“黑”的了。

我仔细读着他的诗稿，觉得他才思敏捷，颇有悟性，诗写得清新而又鲜活别致。其时，他正在一所中学教数学，还出版了几本数学教育的

专著,但发表文学作品不多。其实那时想发表也没有门路,所有文学刊物都已封闭。虽如此,他却给我留下一个有才华的青年诗人的印象。

只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,我才看到他发表了不少诗和散文诗。后来,他把这些散文诗结集为《小溪集》,拿来让我为其作序。我想,这大约是他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吧。我高兴地对他的散文诗作了肯定的评价。此时,我才发现,方磊是个异常聪慧的才华横溢的人,他在艺术的各个方面都有追求和探索,不仅在文学上有所成就,而且在书法、篆刻和绘画艺术上也很有造诣。就是说,他集诗、书、画印于一身,后来,他竟然改行在西北纺织工学院当了专职书法教授,显然是个在艺术多方面都有建树的人。

近几年来,我在不少文学和美术刊物上,还不断读到方磊写艺苑人物的散文,这就是收在散文集《知音零落》中的许多篇章。从美术界的前辈《斯人独巍立》的石鲁,《秃笔画田园》的方济众,《只留清气满乾坤》的叶访樵,《画一书二诗三印四》的韩秋岩,《通会之际——卫俊秀的书法人生》中的卫俊秀,到写李正峰传奇生涯的《一峰无语立斜阳》等等。的确,我没有想到,他的散文写得如此感情充沛,文笔如此优雅洒脱,倾吐着他和这些艺苑著名人物过从甚密的交往,和从心底里发出的真情。每个人物都描画得活龙活现,栩栩如生,都有他独特的审美视角和切入点。

我觉得,他真正写出了这些艺术家崇高的艺术品人品,重在揭示他们在社会动荡和变革中的精神世界,无论怎么坎坷和不顺畅的境遇中,他们始终跳动着一颗热爱民族和国家的赤子之心,读着使人怦然心动而受到教益。同时,因为方磊本人就是一个艺术家,他有胆有识地剖析了这些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和艺术风貌,探幽抉微而独出机杼,从而使读者得到启迪并留下深刻印象。

方磊所描画的这些艺术家又都是与他有过深交，相互间极其了解的人物。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和强烈忧国忧民的思绪，正是他与这些老一辈艺术家之间“心有灵犀”之处，因此他是怀着深深的爱在抒写往事，既生动又自然。文中又有着作者自身的介入，大大增强了散文的真实和真切之感，富有感染力量。这一点不是容易做到的，这与一些本身缺乏艺术实践的作家所写的艺苑人物不一样。加上，他文笔的潇洒，遣字造句的优雅，因而使得方磊的散文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这是我读他的这些描画艺苑人物的作品后一个比较清晰的感觉。

收在《知音零落》另一辑的散文，主要是对自己老师、挚友、母亲等人的回忆与思考。尤其是《母亲琐记》、《母亲再记》，是两篇深情感人的散文。从中，我们可以了解这位三岁就成了孤儿的作家所走过的人生历程。他过早地失去了父爱，那清贫的童年造就了他遇到任何艰难困苦都能坚韧不拔的性格，那慈爱而又倔强的母亲又养成了他重情重义的爱憎分明的人生态度。读了这组散文，我们才会了解他的家世和童年，了解无比敬爱的母亲对他的百般呵护，了解他为什么对新中国如此执着的爱，对教诲自己的老师如此由衷的敬重，对抚育自己的长辈又如此一往情深，也才会比较深刻地理解方磊成长的道路。

今年春节，我又见到了方磊，他欣喜地告诉我说，他将要出版一套《艺文集》，共七本，其中有五本是文学方面的。我感到吃惊而又在意料之中。

感到吃惊的是，真是岁月不饶人呵，当年印象中的青年诗人，一眨眼就走过了中年而进入了六十岁的行列，其实我看他一点也不显老，依然是那么朝气蓬勃的。我感到意料之中的是，方磊终于有机会要把积累三十年的成果向社会展示了。到了这个年龄段，想到要把自己执着追求半生的诗、书、画、印诸方面作一个小结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。

《艺文集》内有三本研究著作,《书苑浅草》是他作为书法教授,多年所写的书法文集。《唐诗撷美》、《文坛边鼓》是两本对古典诗歌和现代文学的研究,长期孜孜不倦的积累,已使他成为一个学有专长的学者。他这次推出了这两本散文集,除了专写人物的《知音零落》外,还有一本是写他漫游各地和读书生涯的《履痕点点》。加上他的一本诗集和一本篆刻集,整个系列有百万字以上。

这般洋洋洒洒的《艺文集》的出版,无疑是方磊半生的心血凝成的,是他痴心追求艺术的艰辛足迹,是他生命体验的结晶。真是成果累累,蔚为壮观。以往,他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多,也很少发表自己的艺术论著,只是零星发表过一些诗和散文,这次一下推出七本大作,真所谓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!这不也印证了古人所说的“大器晚成”的景象么,让人又惊又喜!我为方磊感到庆幸,热烈祝贺他的《艺文集》出版!

我也十分感激方磊,他在和我交往的历程中,我曾请他这位篆刻家为我和抒玉刻过几枚玲珑剔透的印章,他还请他的老师,书法大师卫俊秀先生为我们夫妇题写了百看不厌的书联:“精神到处文章老,学问深时意气平”。当然,我在读他的诗和散文时,也从中学习了不少东西。这些都是难以忘怀的。

我相信,随着岁月的推移,方磊作为一个有实力的学者型的作家,一定会在今后创作中向更高更深的境界推进,这是我们可以期待的!

2001年春于雍村

序二 文人方磊

陈云岗

文人，是中国文化史中特殊的一个族群。在当代中国，文人是知识分子中的某一类。但至今尚无一个全面、经典、标准的定义。这说明“文人”内涵的复杂与多义。

—

我在这里说方磊是文人，并无强调他是一个有知识者的意思，因为这无疑义！我想说的是，他是一个著文不辍的人，而且是一个有着某些只有传统文人才具有的情志、品性和行为特征的人。

方磊是作家协会会员，却并非专业作家。除此之外，诗书画印都是他的最爱！为了这骨子里的钟好，耗费了大半生的精力，其志可嘉，其情可佩。这是一个冒着毕其一生都可能一事无成的风险而做出的抉择。因为作为他业余爱好的艺术领域，可谓浩瀚无涯，任何一个分支小巷都有无数的追梦者在艰辛跋涉。而他却几乎涉足了文人的诸多方面。这似乎是一种宿命，源于他少年时即对艺术与文学的钟爱，只好一路走来。

二

这本散文集名为《知音零落》，一看便知是他对亲朋至爱的追念。方磊一生教书，而且原先是数学教员，但他却以缘自江南水乡的天然秉赋，须臾未曾疏淡过对诗书画印的苦旅之行。在这漫长的苦旅中，自然结交了在他一生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艺术家。他们之中，既有文革中蒙难的石鲁先生，方济众先生，韩秋岩先生，卫俊秀先生等，但也有许多不太著名，却与之有过君子之交的同道同好。与他相识二十多年来，我深知，他只以品性取人，而无视地位高下，这便是方磊。不以尔贵而顶礼，不以尔卑而也视。

世上有一些大俗，专将与尊贵显赫人物之交往为荣。穷其钻削之能，以列名人花册为幸事。而在方磊的集中，却自然朴厚、真实无华地记述了他数十年人生历程中的所遇、所闻、所感，既无雕饰溢美之词，也无炫虚卖弄之意。如他与石鲁的往来，时在三十年前的灰色岁月，所记只是闲谈琐事，事淡、言淡、文淡，点点滴滴，如叙家常。无一句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，细味之，却有许多的微言大义。

三

方磊之文，不是为了今日能够结集出版而作，更多的是他在学艺历程中为学习而记。这在他说来，作文的动机决定了他的文字中，不仅有前辈大家的行止，更有他与书画大师们的对话与交流，并且还有他从这些前辈的言行中获得的真切感悟、心得、自省与思考。这是本书上辑《艺坛人物》中各篇文字的独特之处。

如他与方济众、韩秋岩先生的往来琐谈中，往往被前辈的某神情、某语言、某看法所打动，于是方磊便引以自省。方济众先生朴素亲切如兄长的操行，韩秋岩先生将最佳作品送交外贸为国家谋利的德范，都是稍纵即逝的平凡瞬间，但却被方磊所捕捉，而为我们勾勒出著名书画大家的生活侧影，令人倍感真切！

方磊的人生，谈不上大悲大喜，但却于生存中感慨了大半生。他性格耿直狷介，嫉恶如仇，小有不悦便诗以言志。他不仅有了诗词歌赋，更有了直抒胸臆的激扬文字。平日的交往同样如此。在他的“知交”中，大富大贵者鲜有，一介平民者众。在他的笔下，亲情、友情、师生情，永远第一。这些“情”的主角，多数是普通的小人物。

方磊著文，并非是在履行一个作家的职务，刻意地去采访，与他无关联的人建立联系，再着意去著文立传，而是以他平生的亲历，从这些艺术家身上，发见出他认为有价值或者说是他认为有必要诉诸文字的东西。我想，因为没有一点功利色彩，这才是最本真的文字。

四

本书“下辑”中，方磊关于自己幼年与母亲的追忆，是最为感人的

内容,他少年时随母亲、舅父自松江至西北的迁徙,谈不上惊世壮举,只是一个社会最小单元在社会变革中的随风飘荡,但却折射出了整个中国社会巨变中的微小层面。他的母亲,与他相依为命一生的母亲以及舅父等,对他的一生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他们都是真正的小人物,为略有所得而欢欣,为略有温饱而慰藉,为略有小恙而焦虑,为略遇不畅而悲愠。

人间情感无贵贱!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,莫不是人间情感河流中的簇簇浪花。它也同样折射出了太阳的光亮。方磊如实地描画了这一切。我以为,这正是文人方磊价值观中一个闪灼的亮点。

五

方磊是执着的。他甘冒文字不被高看的风险,而将他所历的人与事,作民间话语式的记叙。我不认为这没有价值。《浮生六记》的作者沈复,也本不是为了身后的流布而著文,他那些也是为记录小人物喜怒哀乐民间话语,却至今流布不衰。

人世苍茫,每人皆是一本书。只要有心留意,能细心披阅,便会读出许多人生况味和构成历史的细碎。以上便是我读方磊先生《知音零落》的感慨。

他最近要出版一个总数为七本的“艺文集”,策划者为他设计了每本书均由一老一中两代评论家所写的序文。记下我的感慨,权作它尚无“序二”的补白。

2002年6月13日 于西安美院

目次

上辑：艺坛人物 /1

斯人独巍立

——忆石鲁 /2

秃笔画田园

——怀念济众先生 /11

石鲁与方济众

——长安画派的随想 /27

只留清气满乾坤

——访樵老人散忆 /34

秋岩老人侧影 /46

画一书二诗三印四

——韩秋岩艺术散记 /54

俊秀先生二三事 /82

通会之际

——卫俊秀的书法人生 /89

一峰无语立斜阳

——李正峰传奇 /101

吹尽狂沙始到金

——略记方胜和他的艺术 /129

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

——记篆刻家沈锡健 /140

杨续本和他的华山图画 /144

下辑：情寄师、友、亲 /151

怀念庚人师 /152

再念庚人师 /157

白云愁色满长安

——忆黎风先生 /164

柳巷深处一老翁

——贺贾堃老人八十寿 /168

医乃仁术

——记名医王伯武 /178

酒香不怕巷子深

——记针灸专家张光宇 /188

突然面对四十年前的同窗 /193

苦涩的回忆 /201

母亲琐记 /205

母亲再记 /214

凡人小事

——关于舅舅的回忆 /230

一个破落大户和它的两位八路军战士 /256

后记 /263

上辑

艺坛人物

言上已把事情讲得清清楚楚。当时我在中
学，写过几篇有关教育、教育的文
地和斯恢师的注意。作为我国当时唯一
“教育学教学法”教授，他专“教学法研究
先生一直很重视这门课程，想
去。为之康人师两次去市教育局找人
左接信心，这条下功夫，读了三
中国教育学，但到了暑期并无动情，只

斯人独巍立

——忆石鲁

他谢世已经八年，与他仅有的那十多次相聚不但没有随着岁月淡去，反而常常从脑海中涌出，时时扣动着心。

不记下来，总像负着债。

一 “画下去，会有苗头”

1972年夏写生归来，秋岩师翻着我厚厚的写生稿忽然说：“山水，还是请石鲁看看。”

那时石鲁不但靠边而且“罪名”吓人。

秋岩师待人处事轻利重义，虽然自己出“牛棚”不久，但却以古稀之年，常常骑着一辆旧车从北郊龙首村到钟楼去看他，两人友谊颇深。

石鲁家已被赶在旧美协前头一个窄长的偏院里，进院要下三四个

台阶，屋子阴湿破旧，我跟老师进去时，他独坐在一把旧藤椅上闭目养神。

猛一见真使人大吃一惊，因为早在1958年我就见过他，那时他虽已中年但显得年轻，白净潇洒温文尔雅。而现在坐在藤椅上的分明是一个额上印着深皱胡须已经花白的老人，眼里射着一种足以穿透来者的光。

那一瞬我脑海里掠过一个强烈的念头：文革真能摧残人呵！

他听了秋岩师的介绍后一句话也不吭，将椅子挪到门口，把画稿一页一页地拿在手中看，看完了又倒回来看了一遍，足有半个小时只说了一句话：“画下去，会有苗头。”

在生人面前他连一句话都不想说，“文革”已让他心碎。

对于画我时弄时辍，因为没有“画下去”而至今没有“苗头”，但这句话却一直在鼓击着我的耳膜。

二 “石鲁评过的，不给”

秋岩师比石鲁年长二十但对他非常敬重，总是用言简意赅的短语来评说，比如“格调高！”“奇人！”“超过石涛！”等。

每次跟他去石鲁家，他也拿着自己的画请石鲁评点，这时石鲁的意见往往很具体，比如“这幅梅花这里还可加两枝。”“那个地方还要空！”等等，而秋岩老人也总是照办，有时还把重画的画再拿去让他评点。

我在秋岩师那里要画比较随便，凡是边讲边画的或者我特别喜欢的几乎都要，老人从不拒绝。但如果碰上这画是石鲁已经评选过的他就会说：“石鲁评过的，不给。”